

往事(组诗)

□曾蒙

汹涌

将就着靠近,州河拥有夕阳下笼罩的秘方,我们在鹅卵石上欢快地摔打童年和夏天的炙烤下去,下水去游泳一望无垠的河面再宽也能够游过去水,格外柔软当然,也格外汹涌

故乡的各项指标,仿佛网兜一样勒进手指,宛若炊烟、乡间小路、菠菜或者苦瓜。冬天的冷,红肿的双手操场上的课间操,宽宽窄窄的气味一直延伸,延伸出村庄泥泞的上坡路泥泞里的漩涡,绵绸般湿润揉搓着脚掌

那漫山的庄稼和蔬菜运输来了细雪,也包容了酷暑一条河,隔开了轮回和彼此既让我认识了乌云,也认识了一个晃着头走路的吴姓老人他摇头晃脑的习惯一直坚持到我离开学校,坚持到死

墙壁

春风退回到河堤,对岸十万大军压境虚张声势。只有一位少女迎着亮光奔跑,她的身影与浑浊的泥土融为一体垫高了河流两岸肃穆的田埂

我也在整理自己的身体将燃烧的热情交付给天边的闪电那是我胸中喷薄而出的闪电我要把所有的亲友从虚构的房子里赶出,去迎接对岸的大军

虚情假意的风筝使劲地飘摇,停顿不理睬风的方向。无聊的人生立即接受了投降。只有你在费劲地辨认导航里的位置它会给你怎样的通道,怎样的墙壁

重现

深夜,我陪椅子一起看书那看过的书一一坐过我坐过的椅子子夜里的寂静是最好的陪伴整个房间似乎布置好了窗外不是很清晰,几盏灯在远处闪烁看不清路。房间的灯光柔弱书页不时被微风轻轻卷起

哪儿也不去了

哪儿也不去了,就让我守着这一片山水半天,一天,甚至一年

远离生活的嘈杂没有世俗的喧闹潺潺的溪流,走到这里也停下匆匆脚步水岸的烟柳,神色悠悠在明镜般的水里,梳洗头发甚至黛色远山、天光云影也在这水里,流连忘返

哪儿也不去了,就让我在这远离喧嚣的山谷与一片宁静春色融为一体半天,一天,甚至一年

鹊湖日出

离开讲台多年,教室里那些眉清目秀、性格各异的

墙上有些投影。想起小时候的煤油灯也是这样忽闪忽闪的。那时屋后的大山在春天带来满坡的地瓜红红的,甜甜的瓜藤缠绕在浅薄的地皮上冬天里,一眼望去,满眼苍凉上面的竹林,一直各自生长寒夜里,我在峡谷的二十层楼读书,与灯光为伴这样子,能让内心的惊雷平静下来

往事

我不能长久地眺望窗外的蓝天白云不是我闲得慌也不是我有很多时间主要是我的视力有限就像很多话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局限的地方就是你起身的地方那些年,校园里槐树开满了花鸟儿自在地飞过操场和后山你跑步的样子,走路的样子非常美。就像鸟语花香春天的校园

那些梯子,还记得你那些通往过去和未来的路还记得你。蒲集镇那些配置从没有间断,一样简单和重复而你将在新与旧中间任意轮换

如同深夜我一个人回家摁亮孤独的台灯。如同一个人的酒永远都喝不完。这些旧事琐事让我们隔离了青春隔离了人世间最为朴素的窗台

西厢记或曰莺莺传——献给崔莺莺与元稹

我允许你的城池被落叶覆盖住每一个路口允许你们抱着取暖,相互鼓励我攻城拔寨洗劫千里烟波万里瓦砾,只是为了你山寨中三亩桃花。为了它盛开你欢迎晨曦也亲吻晚霞这些苦和累,我都理解并表示惭愧。我坐过你所有的板凳,我得到的温暖也抵不过你在火塘前一个淡淡的笑不露齿的低头微笑那样的火塘那样的荒郊野岭我们彼此从没有扯上关系的命运此时,就像星星与月亮互相映衬,就像窗外的寒风

流动的生命(组诗)

□于国民

稚气的脸,多年未见

现在我爱上摄影披着微熹晨光,举着相机在鹊湖边,或站或蹲或趴四处寻找不同角度让太阳出生在湖面、桥洞、树梢、檐角在建工地的脚手架上

霞光铺陈的襁褓中这些出生在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太阳都有灿烂的前程

溪水

这些长在山里的孩子整天在密林峡谷间嬉戏玩耍清亮的童音,清澈的目光娇小的身影在跌宕起伏中奔跑跳跃,脚步轻快

彼此推搡又彼此拥抱山外,依稀有一些星光从云朵里钻了出来此时,空山月静,树影婆娑三两声鸟鸣从几公里外传来仿佛不朽的乐音

苍山

苍山的美不是我能言及的正如洱海的自卑坐在双廊的清风明月里如同坐在祠堂祖宗的牌位中

当然,苍山也有自己的自卑和雄伟。风所到之处遍地松涛定能送给你寂寞与无端的平静

洱海的宽度也是一种宽容我带着一身的俗气从四川翻山越岭而来它却谅解了我夜晚的暴躁与轻微鼻息

我也见过其他高山和峡谷其他河流和母亲。安身立命的恰恰是那两声苍山的雷声两道来自洱海的闪电。我如临大敌

移动

我坐过的地方,也会被移动过来的树荫遮挡。桌上的茶杯被风吹凉,杯沿依然冒着气表示天气还寒冷另外一桌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整个遮阳伞立在空中,形同虚设

下午的时光也被移动了过来池子里的水从没有溢出,边上的草也枯萎了,从邻桌照射过来的阳光盖住了桌子上的纸牌和过于孤立的茶水

每一缕阳光的移动都没有造成视线的迷茫。我能坐在阳光里也能被树荫、背后的楼房遮蔽我也可以移动一下椅子再次把自己充分暴露在冬日的阳光里

每当移动的光线从眼前安全撤离我接受每一种认定,接受下午的完整距离

不惧乱石,也不怕危岩

我愿是水底沉默的石头任童音洗涤一身疲惫也愿是溪边葱葱的绿树陪他们一起自在逍遥

流水

生而为水,注定流动不息响应大海呼唤,从山里出发脚步紧贴大地执着,昼夜兼程断崖当前,奋不顾身高山阻挡,绕道再行

在全心向海的奔赴中灌溉乡村的庄稼和民谣滋润城市的花园和夜曲奔流中成长为溪、为河、为江流动的生命,鲜活一个又一个风景与传说

彼岸花

□王涛

秋天,习惯躲在梦与季节的深处听一朵彼岸花与黑夜唱尽梦魇唱尽悲伤,唱断所有记忆的来路

我无法描述,也无力阻止花开不见叶,叶落不见花的凄美是花不懂爱,还是叶太执着我的神经太纤细,还不足以抵抗这尘世间的坚硬与冷漠

是花,迟早要开,即便无叶可依曾经的誓言,此刻碎成一地残骸面对每次花季的等待,虔诚地问“该以怎样的执念将花好月圆的心愿在炊烟缥缈中永远”

起风了,孟婆汤已凉你是否还在彼岸凝望,等我回眸忘川河边,耀眼的红刹那间,唤起我渐行渐远的回忆

黄昏(外二首)

□夏华侨

深秋行走在漫长的人行道上人群匆忙,随车流沸腾而去楼的影子,密不可攀还有一些塔吊,张大无形的臂弯伸向虚空每一天朝阳如常升起落日西坠,归于世界的宽大音符慌乱,荡起涟漪只有风,昼夜不停地送别时光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我们仿佛深陷其中无法找到下一个出口路旁直立的梧桐奋力钻向天空宽大的叶子黄了又青偶尔欢愉,偶尔颤栗

冬夜

炉火照亮清冷,孤独的烧烤摊他跺着脚,裹紧寂静三两个影子,陪伴霓虹灯宽大的外衣下隐藏着年轻出租车远处歇息,张望的尽头她们啃食春天的味蕾

风吹,夜散落一地四处追赶形色凝重的人试图抓住,一线依附之地万家灯火暗淡下去重复着又一个平常的冬日

又见雪花飘落

是谁掠走了时光的影子一片叶子翩然落地又见雪花飘落所有的河流,消逝在冬的尽头

盛开的花朵和果实,历尽冰封还能留下多少印迹。雪纷纷扬扬,比大地脉络更模糊的四野茫然沉寂沉寂得好像我们从没有来过

跋涉的途中,总想试图翻越不屈从于宿命并与之和解深陷苍茫人间奔波、落寞的半生微不足道时光随风渐远,而山河如此辽阔

路,延伸平仄起伏的脚印隐忍冰雪消融,抵达内心的淡定几只鸟儿从天空中倔强地飞过旷野上,又听见含苞欲放的声音